

# 汉语方言概要

(第二版)

袁家骅等 著

语文出版社

HANYU FANGYAN GAIYAO  
**汉 语 方 言 概 要**

(第二版)

袁家骅等著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概要/袁家骅等著. - 2 版. - 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1 . 1  
ISBN 7-80126-474-6/H · 106

I . 汉… II . 袁… III . 汉语方言 - 概論 IV . 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7986 号

~~~~~

HANYU FANGYAN GAIYAO

**汉 语 方 言 概 要**

(第二版)

**袁家骅 等著**

\*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1.25 印张 544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2 版 2006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3,501—5,500 定价: 32.0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第一版序

1955—1956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开设“汉语方言学”一课，由我担任讲授。这门功课的讲授部分是向学生介绍汉语方言概况，从历史方言学的角度简述汉语方言发展的来龙去脉，从描写方言学的角度举例说明各大方言的重要特征。实习部分让同学们分组记音，每组约20人，每两三星期练习记音一次，跟讲授课配合。一般总是挑选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同学做发音人，让同学们对各方言的语音特点有个初步的认识，进而学习和掌握调查方言的技能。我深深感到自己经验贫乏，知识浅陋，在教学中困难重重，但是同学们的积极主动多少帮助克服了一部分困难。这一年內为讲授课编写了一些讲稿，年终还有几位同志记录了自己的家乡话，整理出初步的报告，如谢自立同志的苏州话，郑华雄同志的浙江永康话，向熹同志的湖南双峰话，熊正辉同志的南昌话，何耿丰同志的客家话，温端政同志的浙江平阳的闽南话，这样就为现在这本《汉语方言概要》打下了最初的底稿。1957年石安石同志和詹伯慧同志参加合作，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组给予了支援，把近年来积累的材料供我们参考，安石同志改写了北方方言一章，伯慧同志改写了粤方言和闽南方言两章。1958年王福堂同志也参加合作，帮助完成了全部初稿。最后约请丁声树同志、李荣同志、吴宗济同志（语言研究所）和高华年同志（中山大学）审阅全稿，他们在百忙中抽空看稿，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此外，陈世民同志（厦门大学）、黄家教同志（中山大学）和钱淞生同志（浙江师范学院）也就闽、粤方言提供了宝贵的意见。这本书实际上可以说是集体合作的成果。作为主编，我谨向以上各位同志表示深切的感谢。不消说，书里面还存在不少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关于观点和体例方面的，都应该由我个人负责。希望读者严格地批评指正，以便今后有机会时修订。

全国高等院校大都设有“汉语方言学”或“方言调查”课，迫切需要一本综合性的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各地教师如果采用这本书，还得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有重点地增补材料，结合某些章节另写讲授提纲，并给学生拟出一些思考和讨论的练习题。克服这门课程的讲授的困难，跟建立汉语方言学的科学体系是分不开的。一般地说，应该让学生首先掌握本地区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然后由近及远，由今及古，循序渐进。这类课程更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调查方言的技能，所以倘以实习课为主，讲授课为辅，当然也是合理的。当前，方言研究还应该为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这就要求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深入和提高，要求高等院校中文系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

本书编著者热忱希望今后仍能得到有关单位的同志们的继续支援和合作。

本书体例细碎，符号繁多，在排印和校对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麻烦是不难想像的。所以最后，编著者还要郑重地向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袁家骅 1959年12月

## 第二版说明

1979年初,出版社准备再版本书,编著者于是能有机会对全书做一次校订。这是使人高兴的事。

本书编于1958年。当时我们手头掌握的方言材料很有限,但为满足教学的需要,勉力成书,存在错漏是可想而知的。在二十年后的今天重印本书,按理说应该根据新的方言材料做一次全面的补充修订。但是,编著者感到,尽管汉语方言普查早已完成,这些年来手头积累的材料仍然不敷应用。而且编著者目前的健康情况,也不允许从事这一繁重的写作工作。因此,重印之前,只能做一些有限的校订。这是要向本书的读者致歉的。

这次校订主要是消除已发现的材料错误。文句不妥和体例不一之处也有所改动。此外还修订了个别章节,如吴方言一章改写了变调一节,第十章、第十一章因将闽南方言和闽北方言合为闽方言而作了相应的调整补充。不过本书篇幅大,牵涉面广,加上编著者能力和时间的限制,疏漏之处仍属难免,恳切希望读者继续批评指正。

袁家骅 1980年2月

## 第二版重排说明

本书是第二版的重排本。借重排的机会,出版社约请本书作者之一王福堂先生,对书中引用的语言材料,根据近年来方言研究的新成果,作了必要的校订,以适应读者的需要。特此说明。

语文出版社 2000年1月

## 凡例

一、本书供高等院校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方言课程的教学参考之用，与“现代汉语”配合，在学生已经掌握了北京音系的基础上进行教学。

二、汉语方言复杂，音类繁多，因此本书采用国际音标标音。中古(《切韵》、《广韵》)音系声韵调名目，请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

三、汉语方言的教学和调查研究，应当结合推广普通话的任务。各地高等学校，不妨按照所在地区的方言情况，选择一二种方言作为重点讲授的对象，面对现实，联系实际。

四、方言调查研究方法，请参看已出版的专著。本书只是提供各重要方言的具体资料(举例性质)，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灵活利用。

五、书中所用语音符号，请参考下面的音标表，汉语拼音字母和国际音标对照表，辅音、元音、标调举例。

# 一、音标表

方法 部位		双唇	唇齿 间	齿间	舌尖前	舌尖后	舌叶 (舌尖及面)	舌面前	舌面中	舌根 (舌面后)	小舌	喉
辅音	塞	不送气清	p		t	t'		tʂ	c	k	q	?
		送气	p'		t''	t''		tʂ'	c'	k'	q'	?
		不送气浊	b		d	d'		dʐ	ɟ	g	g	
		送气	b'		d'	d''		dʒ'	ɟ'	g'	g'	
	塞擦	不送气清		pf	tθ	ts	tʂ	tʂ'	tʂ			
		送气		pf'	tθ'	ts'	tʂ'	tʂ'	tʂ'			
		不送气浊		bv	dθ	dz	dʒ	dʒ	dʒ			
		送气		bv'	dθ'	dz'	dʒ'	dʒ'	dʒ'			
元音	鼻	浊	m	ŋ	n	ɳ		ɳ	p	ɳ	n	
	颤	浊			r							r
	闪	浊			r̥	r̥						r̥
	边	浊			l	l̥			k			
	边擦	清			ɸ							
		浊			v	ð						
	擦	清		f	θ	s	ʂ	ʂ	ç	x	x	h
		浊		β	v	z	ʐ	ʐ	j	y	w	ɦ
无擦通音及半元音	浊	w	ɥ	v	ɹ	ɻ			j(ɥ)	(w)		
元音												
		圆唇元音			舌尖元音 前 后		舌面元音 前 央 后					
元音	高	(ɥ ɥ y ɯ u)			ɪ ɥ	ɿ ɯ			i y	i ɿ	ɯ u	
	半高	(ə o)							ɪy	ʊ		
	半低	(æ ɔ)							eø	eø	ɤ o	
	低	(ɛ ɒ)							e	ə		
									ɛœ	ɛ	ʌ ɔ	
									æ	ə		
									aɛ	ə	ɑ ɒ	

## 二、汉语拼音字母和国际音标对照表

(拼音字母和国际音标相同的不另注明)

### 1. 声母

b[p]	p[p']	m[f]	d[t]	t[t']	n[l]	
g[k]	k[k']	h[x]	j[tʃ]	q[tʃ']	x[χ]	
zh[tʂ]	ch[tʂ']	sh[ʂ]	r[z]	z[ts]	c[ts']	s

### 2. 韵母

i	u	ü[y]	a	ia	ua	o	uo	e[v]	ie	üe[ye]
ai	uai	ei	uei	ao[au]	iao[iau]	ou	iu			
an	ian	uan	üan[yan]	en[ən]	in[uən]	uen[uən]	ün[yn]			
ang[aŋ]	iang[iŋ]	uang[uŋ]	eng[əŋ]	ing[iŋ]	ueng[uəŋ]	ong[uŋ]	iong[yŋ]			

### 3. 声调

妈 mā[má]	=ma(阴平)	麻 má[má]	=ma(阳平)
马 mǎ[má]	=‘ma(上声)	骂 mà[má]	=ma'(去声)
吗 ma[·ma]	(轻声)		

## 三、辅音举例

1. p	北京:布[puŋ]	15. t'	北京:滔[t'auŋ]
2. p'	北京:普[p'uŋ]	16. d	苏州:道[dæŋ]
3. b	苏州:皮[biŋ]	17. n	北京:恼[nauŋ]
4. m	北京:木[muŋ]	18. l	北京:老[lauŋ]
5. φ	湖南湘乡:分[ɸəŋ]	19. ɿ	广东台山:四[ɿiŋ]
6. β	江苏松江:胡[βuŋ]	20. ts	北京:资[tsiŋ]
7. w	广州:蛙[wɑŋ]	21. ts'	北京:雌[ts'ɿŋ]
8. ɥ	浙江永康:用[ɥɔŋ]	22. dz	湖南双峰:时[dzɿŋ]
9. pf	兰州:追[pfeiŋ]	23. s	北京:私[sɿŋ]
10. pf'	兰州:吹[pf'eŋ]	24. z	苏州:茶[zəŋ]
11. f	北京:夫[fuŋ]	25. t	西安:周[touŋ]
12. v	苏州:附[vuŋ]	26. t'	西安:抽[t'ouŋ]
13. ʊ	兰州:外[ʊeŋ]	27. ɳ	河北深县:南[ɳanŋ]
14. t	北京:刀[tauŋ]	28. tʂ	北京:知[tʂɿŋ]

29. tʂ'	北京:痴[tʂ'ɿŋ]	43. ʂ	北京:希[ʂiŋ]
30. dʐ	湖南双峰:池[dʐɿŋ]	44. ʐ	浙江绍兴:自[ʐiŋ]
31. ʂ	北京:诗[ʂɿŋ]	45. k	北京:该[kaiŋ]
32. ʐ	北京:日[ʐɿŋ]	46. k'	北京:开[k'aiŋ]
33. c	浙江永康:居[cyɪŋ]	47. g	苏州:茄[gɔŋ]
34. c'	浙江永康:区[c'yɪŋ]	48. ɣ	苏州:误[ɣəŋ]
35. ɟ	浙江永康:渠[jyɪŋ]	49. x	北京:海[xaiŋ]
36. n	浙江永康:元[ɲyɪŋ]	50. ɣ	湖南双峰:鞋[ɣaiŋ]
37. ç	浙江永康:虚[çyɪŋ]	51. x	山西太谷:胡[xuŋ]
38. j	湖南韶山:夏[jiaŋ]	52. ?	云南玉溪:肝[?æŋ]
j	广州:夜[jɛŋ]	53. ?'	云南玉溪:宽[?uæŋ]
39. tɕ	北京:鸡[tɕiŋ]	54. h	苏州:花[hɔŋ]
40. tɕ'	北京:欺[tɕ'iŋ]	55. ɦ	苏州:鞋[ɦoŋ]
41. dʐ	苏州:骑[dʐiŋ]	56. 清音化:b, d,	
42. ɳ	苏州:银[ɳinŋ]		

## 四、元音举例

1. ɿ	北京:丝[sɿŋ]	18. ʊ	湖南双峰:波[pʊŋ]
2. ɿ	北京:诗[ʂɿŋ]	19. u	北京:鸟[uŋ]
3. ɿ	苏州:书[sɿŋ]	20. y	北京:雨[yɿ]
4. ɿ	湖北麻城:树[ʂɿŋ]	21. ø	苏州:干[køŋ]
5. i	北京:衣[iŋ]	22. œ	广州:靴[hœŋ]
6. ɪ	苏州:烟[iɪŋ]	23. ɤ	北京:饿[ɤŋ]
7. e	北京:梅[meiŋ]	24. ɯ	兰州:二[ɣɯŋ]
8. ɛ	苏州:三[sɛŋ]	25. ə̄	北京:儿[ə̄ŋ]
9. ε	广州:爹[tεŋ]	26. ə̄	广州:虚[heɪŋ]
10. ǣ	苏州:好[hǣŋ]	27. ~	鼻化, 厦门:影[ɪ̄ŋ]
11. a	北京:干[kanŋ], 广州:花[fanŋ]	28. ō	舌较高
12. ʌ	北京:家[tɕiaŋ]	29. ō̄	舌较低
13. ə̄	广州:闭[peɪŋ]	30. ō̄̄	唇较圆
14. ə̄̄	北京:纲[kaoŋ]	31. ō̄̄̄	唇较展
15. ə̄̄̄	苏州:街[koŋ], 南京:茶[tʂ'ɒŋ]	32. ō̄̄̄̄	开口度较小
16. ə̄̄̄̄	广州:火[fɔŋ]	33. ō̄̄̄̄̄	舌位较前
17. ə̄̄̄̄̄	苏州:茶[zɔŋ]	34. ō̄̄̄̄̄̄	舌位较后

## 五、标调举例

标调法有两种：一种是用传统画半圈标四声的办法表示调类，一种是用五度制声调符号表示调值。

1. 155	北京：他 t'ɑŋ=t'ɑ(阴平)	17. 1214	北京：苦 k'uu=k'u(上声)
2. 144	苏州：书 sɿŋ=sɿŋ(阴平)	18. 1412	苏州：试 sɿŋ=sɿŋ(阴去)
3. 133	广州：富 fuŋ=fuŋ(阴去)	19. 1213	福州：旦 taŋŋ=taŋŋ(阴去)
4. 122	广州：父 fuŋ=fuŋ(阳去)	20. 1242	福州：淡 taŋŋ=taŋŋ(阳去)
5. 111	厦门：见 kĩŋ=kĩŋ(阴去)	21. 1241	浙江永康：换 huaŋ=huaŋ(阳去)
6. 135	北京：人 zəŋŋ=zəŋŋ(阳平)	22. 13231	陕西商县：抓(了)tsɿŋəŋ
7. 124	苏州：时 zɿŋ=zɿŋ(阳平)	23. 15231	陕西商县：簸(了)puəŋ
8. 113	长沙：殊 eŋŋ=eŋŋ(阳平)	24. 12141	陕西商县：赔(了)p'æŋ
9. 123	湖南双峰：尼 niŋ=niŋ(阳平)	25. 15	广州：恰 hapŋ=hapŋ(上阴入)
10. 153	成都：古 kuŋ=kŋ(上声)	26. 133	广州：呷 ha:pŋ=ha:pŋ(下阴入，长)
11. 152	福州：谈 taŋŋ=taŋŋ(阳平)	27. 12	广州：合 hapŋ=hapŋ(阳入)
12. 151	北京：去 tɿ'yŋ=tɿ'yŋ(去声)	28. 122	广州：狭 ha:pŋ=ha:pŋ(阳入，长)
13. 142	济南：淘 t'ɔŋ=t'ɔŋ(阳平)		
14. 141	长沙：许 eŋŋ=eŋŋ(上声)		
15. 131	福州：胆 taŋŋ=taŋŋ(上声)		
16. 121	广州：扶 fuŋ=fuŋ(阳平)		

变调不属于调类范围，只标调值，写在竖线的右边，从左到右：

29. 北京：好天 xauŋŋ t'iŋŋ(好 214→21)
30. 北京：米粉 miŋŋ fəŋŋ(米 214→35)
31. 苏州：今朝 tɕinŋ tʂæŋŋ(朝 44→31)
32. 厦门：银单 gunŋŋ tanŋ(银 24→33)
33. 厦门：好人 hɔŋŋ lɪŋŋ(好 51→55)
34. 浙江永康：桂花 kuəŋŋ xuəŋŋ(桂 52→33)
35. 浙江永康：眼睛 ɻauŋŋ tɕiŋŋ(眼 13→11)
- 轻声：  
36. 北京：了 ɻə 或 ɻə 或 ɻə 或 ɻə 不标调。

# 目 录

第一版序 .....	1
第二版说明 .....	2
第二版重排说明 .....	2
凡例 .....	3—7
第一章 方言 .....	1—8
方言概念(1—3)——共同语(4)——语言分化和整化的因素(5)——民族和民族语(6)——方言 定义(7)	
第二章 汉语方言学 .....	9—15
古典传统(1)——方言词汇语法举例(2—3)——语源考释和语音规律(4)——方言学内容 (5)——方言地理学(6)——方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7)——人文历史的联系(8)——汉语方言学的目的和任务(9)	
第三章 汉语方言发展的历史鸟瞰 .....	16—22
汉语的统一和稳固性(1)——上古时期(2—5)——中古时期(6—9)——近代和现代(10— 13)——现代汉语方言分类(14)	
第四章 北方方言 .....	23—54
一 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1)——北方方言的共同特点(2) 二 次方言区的划分——11个代表点的声韵调对照表(3)——声母比较说明(4—16)——韵母比 较说明(17—27)——声调比较说明(28—30)——方言向北京语音靠拢的趋势(31) 三 北方方言的词汇特点 普通话词汇规范问题和方言同义词对普通话词汇的丰富作用(32—38)——方言词汇中的外 来因素(39) 四 北方方言的语法特点 普通话语法规范问题(40)——词法(41—45)——词类(46—53)——语助词(54)——句法 (55)	
第五章 吴方言 .....	55—100
一 引言(1) 二 吴方言的语音(2—39) 苏州音系:声、韵、调表和说明(3—18)——连读变调(19)——文白异读(20)——比较音韵: 声母的对应(21)——韵母的对应(22—29)——声调的对应(30) 永康音系:声、韵、调表和说明(31—38)——变调(39) 三 吴方言词汇特点(40—45) 吴方言对普通话词汇的丰富作用(40)——吴方言词汇词形、词义和普通话比较(41— 42)——吴方言词汇的内部分歧(43—44)——吴方言小词汇(45) 四 吴方言语法特点(46—57)	

词法(47—49)——词类(50—56)——语助词(57)	
<b>第六章 湘方言</b> .....	<b>101—125</b>
一 引言(1)	
二 长沙音系(2—23)	
声、韵、调表(2—4)——声、韵、调说明和举例(5—14)——声、韵、调演变的重要条例(15—23)	
三 双峰音系(24—48)	
声、韵、调表(24—26)——声、韵、调说明和举例(27—38)——文白异读(39)——声、韵、调演变的重要条例(40—48)	
四 湘方言词汇特点(49—54)	
五 湘方言语法特点(55—58)	
附录:长沙话和双峰话举例	
<b>第七章 赣方言</b> .....	<b>126—144</b>
一 引言(1)	
二 南昌音系(2—11)	
声、韵、调表(2—4)——声、韵、调说明和举例(5—7)——比较音韵(8—11):声母的对应(8)——韵母的对应(9—10)——声调的对应(11)	
三 赣方言词汇特点(12—18)	
四 赣方言语法特点(19—23)	
附录:南昌话举例	
<b>第八章 客家方言</b> .....	<b>145—176</b>
一 引言(1—2)	
客家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1)——关于客家方言的研究(2)	
二 梅县音系(3—22)	
声、韵、调表(3—5)——声、韵、调说明(6—13)——变调和变音(14—16)——文白异读(17)——比较音韵(18—22):声母的对应(18—19)——韵母的对应(20—21)——声调的对应(22)	
三 客家方言特点(23—28)	
四 客家方言词汇特点(29—38)	
五 客家方言语法特点(39—51)	
附录:梅县客家话举例	
<b>第九章 粤方言</b> .....	<b>177—234</b>
一 引言(1—3)	
二 广州音系(4—16)	
声、韵、调表(4—6)——声母说明和举例(7)——韵母说明和举例(8—10)——声调说明和举例(11)——变调和变音(12—13)——比较音韵(14—16)	
三 粤方言特点(17—26)	
四 粤方言词汇特点(27—36)	
五 粤方言语法特点(37—66)	
名词(37—39)——代词(40—43)——形容词(44—46)——动词(47—49)——数量词(50—55)——副词(56)——介词(57)——连词(58)——语气词(59)——句法(60—66)	

附录:广州话举例	
<b>第十章 鄂方言(上) .....</b>	<b>235—283</b>
一 引言(1—4)	
二 厦门音系(5—20)	
声、韵、调表(5—7)——声、韵、调说明和举例(8—10)——变调和轻声(11—12)——文白读 音的分歧(13—16)——比较音韵(17—21);闽南音和古音比较(17)——闽南音和北京音比 较(18)——声、韵、调的对应(19—21)	
三 闽南方音特点(22—26)	
四 闽南话语法特点(27—59)	
词法(27—47)——句法(48—59)	
附录:厦门话举例	
<b>第十一章 鄂方言(下) .....</b>	<b>284—308</b>
一 福州音系(1—16)	
声、韵、调表(1—3)——声、韵、调说明和举例(4—6)——辅音同化条例(7—8)——连读变调 (9—13)——变韵(14—15)——文白异读(16)	
二 闽方言词汇特点(17—22)	
闽南话闽东话相同例(18)——闽南话闽东话近似例(19)——闽南话闽东话不同例(20)—— 闽南话特殊词汇(21)——闽东话特殊词汇(22)	
三 闽东话语法特点(23—51)	
词法(24—29)——词类(30—41)——句法(42—51)	
附录:福州话举例	
<b>第十二章 综论 .....</b>	<b>309—323</b>
一 方音研究(1—8)	
描写语音学(1)——历史比较音韵(2)——舌根音的发音部位(3)——两套塞擦音和擦音的 分混(4)——舌上音的演变(5)——韵母系统(6)——元音的演变和对应(7)——声调系统 (8)	
二 方言词汇(9—17)	
方言同义词(9)——南北方言词汇特点(10)——方言词汇的发展:地理因素,外来影响,创新 方法(11—16)——20个方言词对照表(17)	
三 方言语法(18—27)	
语法体系和细节(18)——语序(19—21)——名词领属格(22)——动词的“体”(23)——被动 句和处置句(24)——并列连词(25)——方言语法的相互渗透(26)——语法规范问题(27)	

# 第一章 方言

1. 方言概念最早大约出现在我国周代,就是所谓殊方异语。古希腊语 *dialéktos* 是指一个地方居民的话。这个概念是伴随着书面文学语言传统的建立和巩固而出现的。凡是不合于语言规范或标准的便是方言,所以方言和标准语(或文学语言)在人们的心目中多少含有对立的意味。两千余年来,不论中外,这个模糊的概念实际上包含三层意思:一、方言是同一个语言的地方变体,特别是语音方面,往往是其他地方的人觉得难于听懂的。二、方言是见于书面的特殊口语,是不够文雅的土语。三、方言间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互有异同,一个语言往往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言,就是在人口很少、分布面积很小的地点,居民的话也可能因年龄、性别、职业、阶层和阶级的区别而有所不同。例如广州话声母 n 和 l 大多数人能分,少数人却混为一了。如果居民来源不同,这个地点的方言现象就会更复杂些。这些认识虽然带有片面性,但多少是符合实际经验的。

2. 十九世纪以来,语言科学运用比较方法,建立了语言发展的历史系统和语言间的亲属关系。一个语系包括几个语族,一个语族包括几个语支或语言,每个语言内部又有程度不同的方言差别。例如印欧语系包括八个到十个语族,有些语族(如印度伊朗语族、波罗的斯拉夫语族、日耳曼语族)各包括几个语支或语言,有些语族(如希腊语、阿尔明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只有一个语言。又如汉藏语系分为藏缅彝语族,苗瑶语族,汉壮语族,而汉壮语族又分为汉语支和壮侗语支。同系、同族、同支的语言有共同的重要的构成部分——语音体系,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有很多相符一致的特征,这说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而各语言间的差异成分则是分化以后独立发展的结果。当然,语言间相同和互异部分的比重是多种多样的,相同部分也必须符合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才能证明彼此的共同起源。目前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还不能满足这个要求。至于方言间的异同,相同部分一般总是超过甚至压倒互异部分。

3. 语言的发展是不断的分化和整化的过程,有时一种作用是主导而另一种是潜流,有时两种作用采取不同的方式互为消长或者彼此平行。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语言的分化和整化会有不同的情况。远古时代,原始公社制或氏族制时期,人类还没有发明文字,或刚开始利用图画或象形文字。换句话说,就是有史以前,人类语言和方言的具体发展内容我们知道得极少。可是有史以来,任何文献资料都能够证明或者暗示方言的存在跟人文历史至少是一样的古老。根据今天尚无文字或初创文字的少数民族的语言的调查,例如海南岛黎族解放前还处在原始公社的末期(合亩制),大小凉山彝族解放前还处在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过渡时期,可是他们的语言的方言分歧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我们所能想象的复杂程度。当然,今天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境遇和他们的语言决不能跟两三千年前的人类语言相提并论。我们决不能单纯依据社会发展阶段的相同与否而作出一般的笼统的推断。但尽管如此,近代的语言科学揭示的语言和方言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仍然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依据。

4. 共同语概念。历史上或现代的几个方言或语言在尚未分化的共同时期的统一状态叫作

共同语或原始语或基础语。这个语言也许有历史文献可考,如拉丁语之于罗曼诸语言(由通俗拉丁语的诸方言发展为独立语言的);但是一般往往没有历史文献可考,如共同印欧语之于印欧系诸语族,共同印度伊朗语之于印度语和伊朗语。依照后一种情形,“母语”只是个虚拟的假设。共同语内部系统单纯一致,形成统一的整体,这是因为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通,感觉不到任何方言差别,几乎可以说没有方言存在。比如现代俄语分南北两个方言(语音标志之一为 a 音化和 o 音化:дорога“道路”南方方言读[da'roga],北方方言读[do'roga],город“城市”南方方言读['gorat],北方方言读['gorot]),这两个方言源于共同俄语;俄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源于共同东斯拉夫语;东斯拉夫语、西斯拉夫语和南斯拉夫语源于共同斯拉夫语;斯拉夫语和波罗的语源于共同波罗的斯拉夫语;波罗的斯拉夫语、印度伊朗语、阿尔明尼亞语、阿尔巴尼亞语源于共同 Satəm 语, Satəm 语和 Centum 语源于共同印欧语。<sup>①</sup> 从共同印欧语到现代俄语南北方言,经过了六个共同时期。这个俄语谱系表示三四千年来俄语发展的继承性,虽然俄语在历史上出现要晚得多,约公元十世纪。有文献资料可考的最古老的斯拉夫语是古保加利亚语,也叫作古教堂斯拉夫语。又如现代印度的许多方言或语言如印地语(Hindi),孟加拉语(Bengali),摩拉陀语(Marathi),瞿哲罗语(Gujerati)等,这些语言(或方言)的谱系就更复杂。可是阿尔明尼亞语和阿尔巴尼亞语历史较短,没有近亲的同支的姊妹语言,只好借助于其他较古语族的语言来联系共同印欧语。我们有理由说这两个语言和共同印欧语之间也有过一连串的环节,只可惜没有被保存下来。共同语概念在语言发展的继承性上是一个形式标志,对于语言研究的分类和分期有一定的意义。可是这种共同语本身却一般只体现在被保存的语言或方言的共同特征上。怪不得斯大林在强调语言的亲属关系的同时,附带纠正了关于“母语”理论的错误理解。<sup>②</sup>

恩格斯描写美洲各个印地安人部落的语言情况是“有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所有的方言。事实上,部落和方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与新方言的事情,不久以前还在美洲发生,即至今日,也未必完全停止。在两个衰落的部落合而为一的地方,有时例外地在同一个部落内说着两种极为相近的方言。美洲各部落的平均人数在二千人以下;但是彻罗基部落却有二万六千人,这是在合众国说同一方言的数目最多的印地安人。”<sup>③</sup> 恩格斯的发现对语言学上的“母语”理论可说是一个深刻的透视。按照恩格斯的分析,部落方言和共同“母语”不是两个先后出现的东西,而是同时并存的现象。或者说,所谓共同语(如共同印欧语,共同日耳曼语)只能实际体现在部落方言里,如果共同语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语言学概念或公式。恩格斯的论述使共同语这个概念变得有血有肉,有了具体内容。恩格斯应用这个原理来说明希腊语或拉丁语的发展史是完全成功的。我们应该避免机械地理解共同语,避免把共同语概念抽象化或简单化。

研究汉语方言,一般联系中古《切韵》、《广韵》音系,有时也联系以《诗经》为代表的周秦古音。《切韵》音系和现代方言的关系很像古教堂斯拉夫语同现代斯拉夫语族诸语言的关系。《诗经》音系跟现代方言的关系在理论上说也有点像拉丁语同现代罗曼语族诸语言的关系。

① Centum“百”,拉丁语,C-读舌根塞音;Satəm“百”,古伊朗语,S-读舌尖或舌叶擦音,是共同印欧语 \*k-颚化的结果。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24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8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诗经》音系和《切韵》音系是汉语史的两个被保存下来的完整的环节，对现代方言具有共同语的意义，但不是虚构的。这两个环节当然还可以利用历代文献和现代方言以及其他资料加以补充和修正。对北方话来说，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近代环节——《中原音韵》。如果要问，这些被保存的环节的语音系统内部究竟是单纯一致的呢，还是包含了时间上和空间上不同的复杂成分？我们只能回答说，包罗古今南北的一个语音系统是很难想像的，可是一个地点（如长安）或地域（如长安到洛阳）的方言就是在古代也未必是很单纯的——从未经过不同方言的接触或影响。关于周秦时期或春秋以前的华夏语言分布情况，在原则上可以应用恩格斯关于美洲印地安语和古希腊语的论述。（春秋时代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割据制度的开始，分散的部落语言或方言必然要发生大规模的联合。）

共同语内部如果存在方言差异，正是以后方言分化的潜伏因素。当然这种方言差异一般不至于严重地影响它作为互相了解的社会交际工具，所以不能因此否认共同语内部的统一。印欧语系演化的第一个环节是分为 Centum 和 Satem 语，一般比较语言学家认为共同印欧语时期已经潜伏了这个分化的因素。这种纯理论的假设符合我们今天对于方言的经验。所谓共同语也必然已经经过长期的发展。如果分布面积辽阔，和旁的非亲属语言发生过接触，那么这个所谓统一的共同语内部必然是相当复杂的。古代语言学家根据当时的科学水平，从事于客观的描写和分析，并不排斥处理手腕的灵活性，权衡轻重而有所取舍。

5. 语言分化和整化的因素。人们生活的共同体——氏族、部落或部族，由于人口增加，不得不向周围分散，分布面积日益扩大，距离较远的各地区的居民形成了独立的或半独立的生活集体，彼此来往减少，如果有山林沼泽的天然阻隔，竟至完全隔绝。这样，原来相同的语言在各地区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差别逐渐增加，形成不同的方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些方言还可能发展为独立的语言。这是原始公社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制时期最自然的语言分化现象。古汉语和古斯拉夫语大概都经过这种情形。起阻隔作用的地理因素，到资本主义时期，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进，逐渐被克服了。河流是天然的阻隔，同时也是天然的交通线，可以助长方言的分化，也可以促进方言的接近。

历史上经常发生人民集体迁移的事实，有些是由于武装侵略，也有些是由于和平垦荒，语言随着使用者的分离而走上分化的道路。一个整体分裂为两三个较小的集体，初分离时不同地区的社会集体当然还是说着完全相同的语言，可是在迁移的路途中和新居的环境里必然会遇见许多新鲜事物，这就会给语言带来新的成分，同时又丢掉故乡母体语言里一些用不着的成分，方言的差异自然就产生了。因迁移而形成新的方言，汉语里可以拿客家话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可是客家人从北方的故乡迁移到遥远的南方，今天客家话及其母体北方话究竟有哪些共同的语言特征，还没有被揭示。欧洲有两个出名的亲属语言——芬兰语和匈牙利语，地理上遥遥相隔，必然是远古时期长途迁移的结果，可是他们的故乡（一般相信是在亚洲）已经找不到了，要从语言成分上找出长途迁移的历史痕迹，那就更困难了。因为两三千年来的居民的变动是不断发生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在这方面还要做许多考证和调查工作，还要克服许多严重的困难。近代史提供了许多确凿的资料，可是问题的性质大不相同。资本主义初期，欧洲人不断大规模的殖民，侵占了南北美洲、非洲、澳洲的大片土地。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条件不同于古代，英国本土、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澳洲的英语经常保持接触，发展到今天还保持着统一的局面，方言的细微差异并不严重地影响交际，所以也没有变成几个独立的语言。

居民逐渐向周围扩展，或者集体向远方迁移，都会发生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或方言间的接触和相互影响。两个部落或部族的接触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侵占，征服，或和平相处。如果是侵占或征服的方式，结果总是文化高和人口多的语言影响了或者替代了文化落后和人口稀少的语言，广大人民的语言战胜了或者同化了少数异族统治者的语言。而继续保存和发展的语言，在一定地区内，因为与外族接触特别密切和频繁，也会吸收外族语言中有用的成分而形成自己的方言特点。十一到十三世纪法国北部人征服并统治英国，给英语词汇带来了大量的法语成分，如 beef(牛肉)、mutton(羊肉)、pork(猪肉)，不同于英语固有的词 ox(牛)、sheep(羊)、swine(猪)。可是蒙古人和满洲人征服和统治中国，给汉语带来的影响却是微小的。“站”(驿站)，“胡同”，几乎是汉语中仅有的蒙古语借词。满洲人则终于采用了汉语。至于和平相处的形式，首先是通商贸易，文化交流，其次是互通婚姻，使不同的语言有更多互借的机会，取长补短，互相丰富。广州话近百年来吸收了一些英语词语，如“波”(ball)，“恤衫”(shirt)，“燕梳”(insurance 保险)，“巴士”(bus 公共汽车)。东北人管面包叫“裂巴”，管皮鞋叫“巴金卡”，借自俄语 хлеб 和 батинка。又如广西壮语北部方言和贵州布依语属于同一语支，距离很近，可是过去壮语不断吸收粤语词语，布依语却借用西南官话语词，这就使二者增加了一定的差异。两种不同的语言互相接触，通常只是使一方或双方的词汇更丰富，并不产生新的第三种语言。十八世纪以来，亚非拉美很多地方出现了一种所谓洋泾浜语言(Pidgins)，词汇采用原殖民者语言，语法结构服从本族语。这种语言简单贫乏，只能起有限的交际作用，大多是短命的。但如果通过使用逐渐丰富起来，则也不是没有可能作为本族语存在下去。

语言分化为方言以后，方言间的差异是逐渐增加的。有些方言长期保持一定的距离，另外有些方言则在同一时期可以变得距离很远。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必然有很复杂的原因。有些语言学家认为民族成分的单纯和复杂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比如南岛语分布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许多岛屿上，地理上遥遥相隔，可是语言或方言的差别并不太大。这多少是因为海洋上不同民族混合的机会较少，民族血统比较单纯，语言受外来影响自然也较少，所以各地的方言不容易发生急剧的变化。又如蒙古语主要分布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甘肃、青海、新疆，蒙古国以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蒙古语中心分布地区的方言差别还不算太大。在这一片广漠的地区，不同民族的接触和混合机会大概也不很多，所以方言的分化和演变也不至于十分急剧。过去长时期内，蒙古人过着游牧生活，居民经常流动，方言区的形成和巩固也比较困难。相反，汉族人民过去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下，农村经济生活是分散的，这为方言土语的形成和巩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可是应用民族融合的理论来说明汉语方言的历史和现状是有困难的，这方面还需要作很多考证和调查。比方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境内的华(夏)、夷、戎、狄、蛮等部落或部族已经经过了大规模的联合和融合；战国以后，秦、楚、吴、越以至徐戎、姜戎、淮夷、蜀人、庸人等部落都包括在“华”的概念里了。<sup>①</sup> 上古的这些部落是不是使用同一语言的亲属方言，到今天还是一个疑问。按照《左传》涉及语言的记载，有些部落的语言似乎不是华语(汉语)，至少彼此距离是很远的。例如：

(戎子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货币不通，言语不达。(《左传·襄公十四年》)

楚人谓乳穀，谓虎于菟，故命之曰鬥穀于菟。(《左传·宣公四年》)

<sup>①</sup> 参看李亚农《西周与东周》，第一章，1—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